

加拿大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加拿大短篇小說選

編者：陳其南

出版社：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出版地點：香港

出版時間：1985年1月

頁數：288頁

尺寸：21cm x 14cm

重量：約500g

ISBN：962-239-022-2

印次：1985年1月

版次：1985年1月

印製：中華印務公司

總經理：陳其南
總編輯：陳其南
副總編輯：陳其南
編輯：陳其南
設計：陳其南
校對：陳其南
排版：陳其南
印製：中華印務公司

加 拿 大 短 篇 小 说 选

施咸荣 编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加拿大短篇小说选

Jianada Duanpian Xiaoshuo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234,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2 $\frac{1}{4}$ 插页2

1985年6月北京第1版 1985年6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900

书号10019·3811 定价 2.00 元

目 次

特许活动区	爱德华·威廉·汤姆森(1)
迷途的小公牛	查尔斯·G.D.罗伯茨爵士(10)
保尔·法洛特	邓肯·坎贝尔·司各特(16)
莱伯列的妻子	邓肯·坎贝尔·司各特(28)
杰斐逊·索尔普的投机生意	斯蒂芬·里柯克(49)
神秘案件引起的疯狂性	斯蒂芬·里柯克(69)
索菲	埃密莉·卡尔(80)
雪	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格罗夫(92)
戈莱特利夫人第一次参加会议	埃塞尔·威尔逊(105)
遗产	兰盖(124)
春夜	莫利·卡拉汉(155)
探访	莫利·卡拉汉(164)
油漆未干的门	辛克莱·罗斯(174)
小镇上来了马戏团	辛克莱·罗斯(203)
老伴儿	乔伊斯·马歇尔(209)
一个、两个、三个小印第安人	休·加纳(226)
泰勒太太的一次旅行	休·加纳(241)
艾斯普兰纳德大厦	安·赫伯特(256)

光荣的一瓢	玛格莱特·劳伦斯(271)
三股东	休·胡德(294)
本尼、欧战、迈尔逊的女儿贝拉	莫迪凯·里奇勒(307)
办公室	艾丽丝·门罗(318)
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一件事	艾丽丝·门罗(338)
树	W.D.瓦尔加德森(365)
作者简介	(381)
编后记	(389)

特许活动区

爱德华·威廉·汤姆森

“是的，我爷爷的确坐过一次牢，”加拿大安大略省格伦加里县的麦克塔维什老太太说，“不过，那是因为他欠了一笔债。不管怎么说，他是个非常诚实的人，他决不会说话不算数的。不，就是把加拿大所有的钱都给他，他也不会。要是你愿意听我说，我就把这个欠债的真实故事原原本本讲给你听，让你知道我爷爷是个多么诚实的人。

“有一次，图加尔·斯图亚特，就是那个至今还在康沃尔开着同一家杂货铺的小伙子的爷爷，卖给我爷爷一张犁。我爷爷说，他十月份付一半钱，另一半他感到付得起的时候就付。真的，这就是我爷爷许下的诺言。

“因此，十月一号一大清早，图加尔·斯图亚特的杂货铺的百叶窗还没打开，他就跑到那儿去了。他不多不少付了一半钱，以证明自己说话算数。接着，次年庄稼歉收，下一年他的一匹马给雷电劈死，再下一年，他那并不富裕而又有一大家老小的哥哥不幸死去。你以为我爷爷会让他们家因为丧事办得不体面而丢脸吗？不，才不会呐。所以我爷爷出钱办了这件丧事。丧宴准备了丰盛的酒肉，招待了每

一位来客，一切都按照当时地道的高地^① 风俗办理；丧事办完后，我爷爷感到他当年还是付不起那一半犁债。

“后来，办完丧事的第二天，图加尔·斯图亚特在康沃尔碰见我爷爷，就问我爷爷有没有富余的钱。

“‘你真的需要帮助吗？斯图亚特先生？’我爷爷亲切地说。‘如果你真有什么困难，图加尔，’我爷爷说，‘而我又没有别的办法弄到钱借给你，那我就把自己身上这件外套卖了。’我爷爷对他所有的朋友一向都是这样的，不论是在格伦加里，还是在斯托莱特，或者在邓达斯，再也没有比他心肠更好的人了。

“‘有困难！’图加尔说，‘有困难，麦克塔维什先生！’他嚷嚷起来。‘你想侮辱一位绅士，侮辱一位只有世界上的亲王才有此斯图亚特姓氏的绅士吗？’他就是这么说的。

“我爷爷是个文静、平和的人，他看见图加尔发了火，纳闷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冒犯了他，就轻言细语地说：

“‘斯图亚特先生，’我爷爷说，‘不管怎么说，我一点不想惹你生气。我只是从你问我是否有钱这句话里，以为你也许想借点钱，就象许多大人先生做的那样，他们也根本不认为有什么丢脸的。’我爷爷说。

“‘借点钱？’图加尔冷笑说，‘借点钱，是吗？你的记性哪儿去了，麦克塔维什先生！三年来你一直用着的那张犁的犁钱不是还欠我一半呢吗？’

① 此处指苏格兰高地。

“‘莫非你是向我要那一半犁钱?’我爷爷非常吃惊地问。

“‘正是，’图加尔说。

“‘难道你不觉得丢脸和害臊吗?’我爷爷说，他也冒火了。‘我现在怎么还得起，我昨天刚刚给我那可怜的哥哥办了一台和麦克塔维什家的侄孙身份相称的丧事，他们跟格伦加里的任何一个斯图亚特家的人一样，都是体面高贵的。你也看见了我有多大的花费，你也去了，我还为你前来自吊唁而向你表示过谢意，斯图亚特先生。’我爷爷温和地结束道。因为他生气从来不会超过一分钟，他的天性就是这么善良。

“‘如果你花得起钱办那么体面的丧事，你就还得起我的犁钱，’斯图亚特说。由于成天卖出买进，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怜虫。尽管他以他那帝王之名为骄傲，但他那颗高地人的心已经有一半离开了他。

“我爷爷本想当场揍他一顿，如他常说的那样；可是他想起自己那次在盛怒之下揍哈米斯·科克伦的事儿，回忆起因为打坏了那个傻瓜的下巴颏儿而受到神父的处罚，也就压下心头的怒火，轻蔑地离开了。于是，图加尔就到法院去告我爷爷，可怜的卑鄙家伙。

“你以为那位琼斯法官——就是康沃尔地方的法官，那位已故的贾维斯法官的前任——会作出公正的判决吧。那可没有。虽然图加尔·斯图亚特不能否认订过的契约，法官还是依法裁定我爷爷必须马上还清债务。

“‘大人，’我爷爷说，‘我说过我感到有能力还的时候就一定还。可我眼下有能力吗？没有，我没有能力。’他说，‘图加尔·斯图亚特要我现在还账是不光彩的，而且他告诉过你订的是什么样的契约。’我爷爷说。可是琼斯法官一口咬定他必须马上还清，尽管他没有这能力。

“‘我一个子儿也不给，除非我有这能力。’我爷爷说，‘不过，我要象我一向的所作所为那样，一直到死都遵守我高地人的诺言。’他说。

“那个老法官听了哈哈大笑说，他一定要作出判决。他果真作了；接着，图加尔·斯图亚特就立刻照章执行。但是，法警连值一小撮燕麦片的东西也没找到。因为我爷爷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写了一张把农具卖给邻居亚历山大·弗雷泽的字据，在这场法律闹剧结束之后，完全可以信任这位邻居会如何正确处理这件事。

“所有的居民都非常鄙视图加尔·斯图亚特的行为。不过，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只要他一开始整我爷爷，就整到底，尽管他的生意日趋冷清。最后他竟以负债的罪名把我爷爷抓了起来。虽然你会知道，先生，我爷爷并没欠斯图亚特什么东西，爷爷应该还他钱，可他当时没有这能力。

“那时候，负债的人都关在康沃尔的监狱里。如果犯人有朋友肯为他们作保，担保他们不越过监狱附近那片十六英亩土地周围的界桩，在那片土地上他们就可以爱哪儿就上哪儿。这片地方叫作‘特许活动区’。这片活动区，你知道，是用许多刷成白色的杉树桩做标记的，和拴马的柱子

差不多大小。

“只要我爷爷需要，所有的居民都准备给他作保，而且从他的健康状况看，他也需要呆在新鲜空气里。因此他就请格林菲尔德的顿肯·麦克唐奈尔和桑菲尔德的埃尼艾斯·麦克唐纳给他作保。他以高地人的誓言许诺说，他绝不越过界桩一步。他带着这个诺言来到他喜欢的地方。只是留心千万不要让哪怕一个脚趾越过一根界桩。尽管如此，特许区的有些犯人还跳了出去又跳了回来，或者转身向着它们，并用手将它们举起来。

“每天，邻居们都来康沃尔向我爷爷问好，他们愿意还一半犁钱给图加尔·斯图亚特，只不过这么做会使我爷爷恼火。因为他非常高傲，不愿借人家的钱，而且，自然啦，他每天都感到越来越无力拿出一部分钱来雇一个人做春耕春播和照料菜园的农活儿。

“在所有这段时间里，你知道，图加尔·斯图亚特得为我爷爷的坐牢每星期付出五个先令。当时的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如果负债人发誓说，他名下的财产不值五英镑，那么债权人就得付出五个先令。当然啦，我爷爷把出卖的字据给了亚历山大·弗雷泽以后，他名下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对我爷爷来说，算计一下他会不会象他爸爸那样长命百岁（他爸爸九十六岁时仍然又结实又硬朗），是一桩多么开心的事，因为图加尔得为他付出五百或者六百英镑，而他要还的犁钱一共才只两英镑零十先令。

“整个夏天就这样过去了。我爷爷心安理得，邻居们经

常来看他，给他带来乡亲的消息。他就在界桩栅栏里紧挨着一根界桩坐下，好讲笑话给他们听，并说他希望家里往后做些什么。要不是因为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就是我爸爸）生了病，好象快要死了，这种情况可能会继续四十年。

“噢，当我爷爷听到这个坏消息时，可以想见，他急得火烧火燎，他多想把孩子搂在怀里啊，为此，他的心痛得都快碎了。他吃不下，睡不着：夜里，他不停地呻吟、叹息；白天，他就在界桩附近遛来遛去，希望自己不会违背高地人不越过一根界桩的光荣誓言。因此，他苦苦地想啊想啊，要是他不得不呆在监狱的围墙里，那么他怎么才能象个绅士似的冲出去探望他那生病的孩子呢。三天三夜就这么过去了，直到一个聪明的主意钻进了我爷爷的脑子，教给他可以如何不越过界桩去探望他生病的小儿子。于是他抱着这个主意径直朝一根白色杉树界桩走去，把它从窟窿里拔出来，就动身朝家走去。他小心翼翼地把界桩举在自己前面，这样他就丝毫不会越过界桩了。

“当我爷爷走到离康沃尔还不到半里路的地方（康沃尔当时还是个小地方），两个监狱看守从他后头赶了来：

“‘站住，麦克塔维什先生，’两个监狱看守喝道。

“‘干吗要我站住？’我爷爷说。

“‘你破坏了自己的保证，’他们说。

“‘你胡说，’我爷爷说，不论谁说他破坏了保证他就会发火，‘我越过界桩了吗？’我爷爷问。

“要不是他用那根界桩把这两个家伙揍翻在地，他们会

把他抓走的。他高高兴兴地继续向前走去，象一个诚实的人应做的那样，既恪守了自己的诺言，又制服了那两个妄图诋毁他的好名声的家伙。除了思念孩子之外，唯一使他烦恼的就是他转过身去用界桩自卫的那种方式是否绝对正确，因为这么一来界桩离监狱就比他近了。不过他想起虽然特许活动区的犯人跳过了界桩，只要他们马上又跳回来，看守从来没告发过他们。因此，他的烦恼也就烟消云散了。

“过了不一会，他遇见格林菲尔德的顿肯·麦克唐奈尔赶着一辆马车上康沃尔来了。

“‘这位格伦加奇怎么啦?’顿肯说，‘你可是从来不会违约的呀! ’

“‘您知道，先生，格伦加奇是我爷爷的田庄名儿。’

“‘别怕，格林菲尔德，’我爷爷说，‘我可没有越过界桩。’

“于是，格林菲尔德看看界桩，又看看我爷爷，他搔了搔脑袋，弄清楚原来是这么回事，对此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上车来和我坐在一起，格伦加奇，我很高兴把你送回家去。’于是，他调转马车。我爷爷爬上马车，小心翼翼地一直把界桩举在自己前面，他就这样回到了家。我奶奶跑出来拥抱他，可她不得不伸开两只胳膊同时搂住界桩和我爷爷的脖子，因为他非常严格地遵守着自己的诺言。他进屋之前，先到离监狱最近的菜园尽头，把界桩插在那儿，随后才回去看他生病的孩子。这时，所有的邻居都来了，大家都高兴地看到圣人们给他的脑子里放了一个多好的主意：既

保住了他作的保证，又保住了他许的诺言。

“就这样，他在家逗留了一个星期，直到我爸爸病好。当然啦，警察来找我爷爷，但是乡亲们不许这些家伙走近格伦加奇。你可以想见，先生，我爷爷和我奶奶还有他们的孩子得时时刻刻盯着菜园里的那根界桩，自己还得百倍小心地别越过它；可是为了不让警察走近，他也白天黑夜给乡亲们招来了很多麻烦，而且，他还担心要是警察溜进格伦加奇，他们就会拔走界桩，从而败坏他的名声，这是麦克塔维什家从来不曾有过的。因此，顿肯·格林菲尔德和埃尼艾斯·桑菲尔德就用车把我爷爷送回监狱。我爷爷把界桩绑在他身后的马车上，这样，他就可以处在界桩和监狱中间了。当然，图加尔·斯图亚特硬说这是违了约，可是老法官琼斯却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爷爷是一位有高度荣誉感的高地绅士，这话倒是千真万确的。

“我爷爷末了是怎么自由的呢？噢，那是因为图加尔·斯图亚特太粗心了——他还以为自己懂法律呐。你知道，那法律规定图加尔每星期得为我爷爷坐牢付五个先令。钱必须每星期一交付，而且还必须是加拿大的合法通货。好啦，你信不信有一个星期一图加尔交的是四个银先令，另一先令是一些铜币，因为他头一天做礼拜时收了一些钱，直到他走开以后，看守才发现这些铜币中有一个是铜布罗克——一个铜奖章，你知道那是为纪念布罗克将军的去世而造的，根本不是加拿大的合法通货。因此，看守就来找我爷爷：

“‘麦克塔维什先生，’他摘下帽子说，‘您现在自由了，

我为此感到高兴。’于是他将图加尔做的事告诉了我爷爷。

“‘我希望您不要对我耿耿于怀，麦克塔维什先生。’看守说。他为人正派，虽然他身上没有一点高地人的血液。‘我希望您不会因为我对您照顾不周而生我的气，先生，’他说，因为看守对他所管制的犯人表示好感是违反规章制度的。
‘现在您自由了，麦克塔维什先生。’看守接着说，‘如果格伦加奇的麦克塔维什先生今晚肯赏光和我一起吃一顿晚餐，我将为此而感到荣幸。如果您肯答应，我将在您同意之下邀请几位当地的绅士作陪，麦克塔维什先生。’他说。

“是啊，我爷爷从来不会心怀不满的，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发觉看守心里很不好受，就答应了。自然，在这种场合，前来参加祝贺的人有一大群。

“我爷爷欠的那一半犁钱后来还了没有，先生，你为什么要怀疑我爷爷会拒绝偿还那笔真诚许诺的债务呢？他当然还清了，因为那年秋天收成很好。

“‘现在我该还给你那一半犁钱了，斯图亚特先生。’我爷爷走进挤满人的杂货铺说。

“‘嗬，你可真是个诚实的人，麦克塔维什先生。’图加尔嘲弄地说。

“可我爷爷没回答这个家伙，因为他想，提醒图加尔如何为了让他坐牢而付出了六镑四先令十一便士这件事是不厚道的。因为他欠的是一笔两镑五先令的债，而且是要在有能力付时才付。”

白祖芸译

迷途的小公牛

查尔斯·G.D.罗伯茨爵士

在名声不好的卡比纽营地，有一头小公牛，体型十分漂亮健壮，但性情却很野，总不肯老老实实地呆着。

它是一对同轭牛中的一头，有部分德文郡血统。身躯高大，毛色暗红，肌肉发达，精力充沛，还有一对宽宽的、漂亮得惊人的犄角。它那同轭的伙伴则性情驯顺，干活踏实，是主人心中的骄傲。但它自己似乎从来也没有被驯服过。树林好象有某种魅力在吸引着它。它渴望回到那片往昔和自己那群小伙伴自由自在地漫游过的牧场。它深深地记得，每当露水清新的早晨，牛群常常一起在牧草肥美的小山上吃草，而在炎热的散发着三叶草气息的六月，它们就在绿油油的柳树荫下一起泡在没过蹄背的水塘里。它憎恨轭头，憎恨冬天，它想象着那些广袤无垠的牧场，它记得那儿永远都是夏天。要是它能够回到那些牧场上去该多好！

一天，这个渴望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它也立刻抓住不放：那天，它松开了轭头，站在自己的伙伴旁边，附近一个赶车的人都没有。于是它昂首腾空，狂喜地喷着鼻息，飞也似地冲过了森林。

人们白白地追赶了一阵。最后赶车的放弃了追捕。“让它去吧！”它的主人说，“我想它饿极了就会重新回来的。它总不能去啃云杉芽和菟苔的。”

它迅猛地驰过雪原，不久就离开营地好几英里远了。当它渐渐感到困乏的时候，就放慢了步伐。最后，减缓到步行。当严冬落日的一抹红霞寂寞地穿过森林的缝隙，染红了几片小小的林中空地和洼地上的白雪时，它觉得饿了，就开始吃了几口树干周围那些无法感到满意的长长的苔藓。月亮升起之前，它用这些东西填满了自己的肚子，然后就在一片小小的灌木丛里躺下来过夜。

但是，离它这个避难所几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只熊碰巧发现了它的足迹。一只迷途的小公牛！那一定是一只非常容易捕获的小动物。熊马上动身追赶。当缩作一团的小公牛听见自己的追捕者到来时，月亮已高挂在天空。它根本想象不到来的是什么东西，但它站直身子等候着。

那只熊冒冒失失地猛扑进灌木丛，做梦也没想到会遇到抵抗。小公牛低沉地吼了一声，突然朝熊冲去，把熊撞倒在地。随后，它转了个圈儿，再一次朝熊冲去。那只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的熊立刻被打败了。熊被锋利的牛角抵伤后已经不想再进一步挑起冲突，倒很愿意乖乖地溜走完事。但是，当它退却的时候，小公牛又一次朝它冲来，把它撞到一棵大树干上。在它的敌人扑来之前，熊吃力地拖着脚步逃之夭夭了。小公牛则轻蔑地折回它栖身的窝里。

东方刚刚现出鱼肚白，这头躁动不安的动物又开始上